

如果晚安成为历史，“睡眠”需要流血争夺

——评雷虹新作《未眠之眠》

□ 李艳群

想象一下，在一个不再有“晚安”的世界里，人类最基础的生理需求——睡眠，成了需要精密计算、难以获取，甚至需要流血争夺的稀缺资源。这并不是遥远的噩梦，而是科幻作家雷虹在《未眠之眠》中构建的一个未来世界。

作品以“全球失眠症”为核心设定，故事始于一个全人类无法自然入睡的未来世界，通过多条故事线展开对睡眠健康的探讨。

一场全球性的生理叛变

故事开端，一种名为“全球失眠症”的灾难席卷人类，人们自然入睡的能力从此消失，失眠成了全人类的问题。在此基础上，作者展开了一系列极具社会洞察力的科幻推演。

一个名为“睡务局”的庞大机构应运而生，专门管控睡眠的分配。社会依据“睡眠值”被划分为冷酷的新阶层。有权势者垄断优质、充足的睡眠；而普通人则永远在困顿中挣扎，为换取几分钟安眠而奔波劳碌。

通讯杆塔被改造为发射睡眠信号的科幻图腾，技术成了睡眠唯一的“施舍者”，也成了新的控制枷锁。世界分

裂为“睡眠自治同盟”“睡务局”管辖区等不同势力范围，在睡眠危机的底色下，上演着资源、权力与人性交织的复杂图景。

危机下的人类生存图谱

小说采用多条平行又交织的故事线，从不同维度解剖这场文明危机。

一条线深入“睡务局”的基层内部，通过普通工作人员的日常，揭露这套精密垄断系统背后的荒诞与个体的无奈。另一条线则充满理想主义的温情，讲述一艘拥有意识的智能流浪大船，如同宇宙中的诺亚方舟，主动巡游以解救那些被社会抛弃的“失眠难民”，展现了非人智能可能具有的悲悯。

最富悲剧色彩的故事属于务工者路子野。他为了获取睡眠资源背井离乡，却在一场意外中异化为永远不需要睡眠的“液体人”。他获得了“睡眠自由”，却永远失去了“入睡”的归属感与人的形态。

在虚拟与现实之间，小说构建了名为“元洲”的数字彼岸世界，人们得以在这里与逝去亲人的意识残影交流。这条线在硬核科幻中注入了深厚

的亲情羁绊与对生死观的哲学探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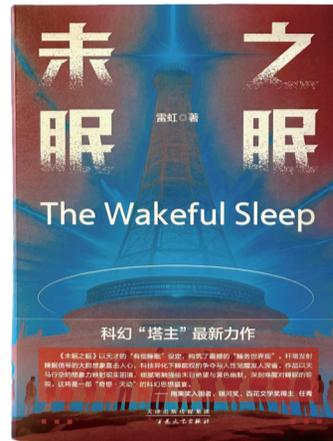
科幻叙事中的融合与突破

这部作品的一大亮点，在于融合与突破。

首先，它是一部尖锐的“科幻现实主义”力作，被誉为“写给世纪‘睡眠剥夺’的预警手册”。作者将当代人普遍的睡眠焦虑，推演至文明崩溃的极端。书中引用的现实数据，如“睡前使用手机超两小时者占78%”，像一根针刺痛了读者，让人们惊醒：我们对睡眠的每一次轻视，都可能是在为那个“睡眠值”至上的残酷未来投下赞成票。

其次，小说完成了科幻叙事与本土文化基因的巧妙融合。作为湖南怀化化的侗族作家，雷虹将侗苗文化编织进未来世界。故事中“榆树区”的社会结构，隐约呼应着侗寨以鼓楼为中心的集体议事的传统；“睡眠自治同盟”的组织方式，也带有古老“款约”制度的影子。书中穿插的关于雕花蜜饯、乡土哲思的温情片段，更是让冰冷的末世图景有了文化的温度和情感的根基，打破了西方科幻模板的疏离感。

（作者系湖南省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）



《未眠之眠》，雷虹著，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《图书作者说》

窗外，那些矗立的通讯塔，是现代人与人之间基础的联结力量之一。我曾在深夜里滋生的、关于通讯基站的奇想，已从童年对“睡务局长”的戏言，成长为与时代对话的《未眠之眠》。它将我个人多年来对抗失眠的困境，与苗乡侗寨“道不拾遗”的见闻，以及现代社会普遍的睡眠焦虑编织在一起，凝结成这个名为“睡务”的通讯杆塔世界观。当连最基本的睡眠都需要人们拼尽全力争取时，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健康，更是一个生命本该拥有的从容。——雷虹

用身体密码证明“你是你”

□ 郑军

科幻照进现实③

你是谁？你如何证明你是你自己？相比于可能被盗用、造假的身份证、护照，指纹、人脸、虹膜等生物信息具有真正唯一性。这正是生物识别技术的理论基础——通过采集与比对每个人独特的生理或行为特征，实现高精度、高安全性的身份认证。

1905年，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在《现代乌托邦》中，描述了宇宙中一个地球的镜像星球：地球上的一切在那里都有一个镜像体。两个地球人穿越到该星球，因没有证件，被带到警察局。警察录下他们的指纹进行对比，发现他们此刻应该身在几百英里之外。这是科幻作品里首次出现“生物识别”的概念。

此后，生物识别技术频频出现在科幻作品中。

科幻中的生物识别技术

DNA识别：科幻影片《终结者3》把生物识别推进到了当代。主人公约翰知道将有机器杀手追踪他，于是他不用信用卡、不交社保、不考驾照，避免留下任何数字信息。即使万般小心，机器杀手最终还是通过血液样本中的DNA信息找到了他。

指纹识别：轻轻一按便能开启机密大门或启动飞船，用的就是指纹识别技术。电影《第六日》中，主角亚当为了潜入反派组织克隆公司总部，切断一名已



虹膜识别技术 AI制图

死亡杀手的手指，用其指纹通过了门禁扫描器。另一部影片《勇闯夺命岛》中，化学专家通过指纹识别系统解锁安全门，进入了恶魔岛监狱……

人脸识别：在电影《少数派报告》中，当乔恩站在电脑前，电脑立刻识别出了他的身份，蜻蜓机更是在数秒内识别出20亿人。科幻电影为人脸识别技术应用，构建了未来的、可实现智能化场景。

虹膜识别与步态识别：几乎每部《碟中谍》电影中，都有生物识别技术。比如，用虹膜解锁拯救世界的紧急任务，或男主角需要使用步态识别技术潜入军事基地，都是令人震惊的“黑科技”桥段。

生物识别技术现实应用广泛

相较于科幻电影，现实中的生物识

别技术虽然少了炫酷特效，但更务实，更能解决实际需求。

DNA识别技术早已成为重要的司法刑侦手段，警察常常通过犯罪现场生物检材（血液、毛发等）的DNA信息锁定嫌疑人。另外，亲子鉴定、打拐寻亲、灾难遇难者身份认定等亲缘关系鉴定，也往往离不开DNA识别技术。

作为最简单便捷的生物识别，指纹应用古已有之。古代要求当事人在文件上按指印，作为证据。现在指纹识别应用更广泛、接地气，从上班打卡到银行转账，从家门开启到边境通关，指纹验证正悄然成为数字时代的“身份护照”。如今，这项技术仍在不断进化，不再是简单的“按一下”。

作为高精度、高唯一性的生物识别技术，虹膜识别不受面部伪装影

响，纹理特征终身不变，常被应用于银行金库、数据中心、刑侦身份核验、出入境管理等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场景。

而步态识别具有远距离、非受控、抗伪装的特点，常被用在公共场所（如广场、交通枢纽）远距离识别特定人员，即便其面部被遮挡或伪装。在医疗健康领域，这项技术也被用于疾病筛查与评估——通过分析步态细微变化，辅助早期发现阿尔茨海默症、帕金森病等神经性疾病。

生物识别技术带来的反思

如今，各种生物识别技术被广泛应用，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便利。然而，其安全与伦理风险也日益凸显。

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风险。指纹膜、3D打印指模甚至高清照片，都可能成为安全体系的突破口；人脸信息可能被盗用，成为电信诈骗的幕后黑手；生物特征数据库一旦被黑客攻击或内部人员泄露，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或造成严重泄密……

伦理问题值得反思。许多公共场所的人脸识别设备采集人脸信息时，往往未经过被采集人的充分知情同意，也未明确告知数据储存期限、使用目的。

普通人的隐私该如何保障？我们该不该为了便捷，承担人脸识别、指纹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带来的风险？这些都值得我们反思。

（作者系科幻作家）